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 —致高考

高考顺利 扬帆万里

策划/李卉 执行/罗玉珍

前言

高考是所有读书的孩子要经历的一件大事，大到将决定一生的方向。每个经过了高考的人都有不同感触，经此一役，他们成长起来，走向大学，或走向社会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青春岁月里珍贵的经历，勤奋努力的人总能收获喜悦的果实。又到一年高考时，特地做一期“高考顺利，扬帆万里”的专版，祝愿所有考生考出好成绩，得到好消息，收获喜悦人生。

（图片来自新华社）

我的高考

张新文

我是1989年参加高考的，那一年校园里最流行的一首歌是《我想唱歌，不敢唱》，歌里唱到：“我想唱歌可不敢唱/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/高三啦，还有闲情唱/老师听了准会这么讲/高三成天的闷声不响/难道这样才像考大学的模样……”那时的高考，是决定着一个人将来命运的大事，考上了大学，意味着学业结束，就可以分配工作，就可以拿着小本本到粮站买大米、买白面。按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端上了铁饭碗，所以，那时的高考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就是跳出“农门”。整天昏天黑地就是读书、读书、再读书，不敢有半点的懈怠。

虽是这么说，可有些时候也有例外。

那一年，部队在我们那届高三学生中招飞行员，只要体检合格就能进飞行学院，直接转入部队干部级别，可是体检项目太多，不是一般人的体格能够达标的。只是我的同桌赵行宇却是幸运儿，顺利地端上了国家饭碗，这对于一个农村中学来说，无异于卫星升天，整个学校沸腾了。特别是我们班高考前那些日子像过年一样，每个人都兴奋不已，木讷的赵行宇甚至被大大咧咧的女生抱起来，歇斯底里地摔到地上，并嚷道：“你小子太幸运了！等我进了大学，你可得来娶我，要不然，今天我就把你摔服了……”只把我的同桌羞得满脸通红，无语应对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就突发奇想，说人家名字取得好，“赵，乃‘照’同音，照，是可以的意思；‘行宇’不就是在天上飞行吗？”大家都唏嘘不已，可不是嘛，这小子的名字取得真好！

“尚大学同学，你今年一定能考取的，名字也不赖哦！”引得满食堂的笑声不断。

说归说，笑归笑，大家还是私下里较着劲地学习。我们是文科班，需要背的知识多，我的母校新集中学的门口就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，岸边是郁郁葱葱的垂柳，每天清晨远远望去，河边摇头晃脑来来回回走动的，大都是我们文科班的学生在背书。英语、历史、政治、地理都得背。背书背累了，就坐在树下听一听蝉的叫声，蝉像个美人痣，贴在柳树的高枝上，夏日的早晨，它们只是饮着晨露，短促的练练嗓子，只待高温的中午，才撩开嗓门拼了命地唱起来。那时的高考，对于考生来说，最烦的两件事就是高温和蝉鸣声声了。

就要离校的那日，我们的班主任夏传江老师说：“你们都是学文的，电影院刚好上映《红高粱》，今晚我请你们看电影，算是送大家一程，预祝我的弟子高考……”夏老师哽咽了，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，眼里闪着泪花，我们都偷偷地擦拭眼角的泪滴。三年了，到了离别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，那晚我们记得了张艺谋大导演和演员巩俐，对于作家莫言还不是太了解，他拿大奖，出了名，那是后来的事。

高考的头天下午，学校租车把我们拉到县城住下后，又去认考场，经过3天的考试，各自回家等待命运的安排……毕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能够进大学深造的名额是有限的，很多同学选择了进县城中学复读；也有因家庭经济困难回乡务农了；也有报名参军的，但是，大家没有后悔曾经参加过的高考，在每次同学聚会上，大家亲如兄弟姐妹，仍然唱着《我想唱歌，不敢唱》，激昂和泪水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青葱岁月……

我的“两分”之忆

黄 莺

有人说高考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而我是被挤下来的那匹马。

回想34年前那场高考，心里不再激起任何波澜。甚至还会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：“哦，不就是一场考试吗？”十年寒窗，考过无数回呢。仿佛高考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似的。

当初的我是如何迈过这个坎的，我还真不记得了，于是翻开了我的日记……后来发现，当初的我可不是这么看得开的。我们那时是要进行预考的，预考上了线才有资格参加高考。我读的是文科班，应届毕业那年，差两分上预考线，全班64人，有25人上线，我是第26名。

上线的大多数是复读生。记得我去班主任办公室看分数时，得知这一结果，素来坚强的我，当着老师的面眼泪不自由自主地往下落，却不敢哭出声来。班主任曾老师安慰我：“别灰心，争取补习一年，暑假在家多看看书。”当场还给我解析地理考题来，他是教我们地理课的。

我不记得是怎么从班主任办公室出来的，也不记得是怎么搭班车回的家。读了三年高中，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争取到。我觉得最对不住的人就是我父亲。父亲是凭着木工手艺供我读的书。当我回到家里告诉他我预考没上线时，父亲许久才说了一句：“肯定不是人人都能考上的。”父亲的话更让我心生内疚。

尤其让我懊恼的是那年文科班预考上了线的，高考也全部上线。

我无比沮丧地回到家里，心情糟透了。想到发蒙上学之后，四年级开始寄宿学校，炒一碗菜干要吃一个礼拜。那是满怀希望，一步一步往外走，道路越走越宽阔的感觉，可没想到到外面转了一圈又转回了原地。我家住在非常偏僻的小山村里，离乡里20多里，离村里15多里，且没有公路，没有通讯，也没有任何娱乐。有的只是村里人一张张还算和蔼的脸，但连话都没有多余的一句。没有母亲的家里总觉得缺少点啥，两个姐姐也已出嫁。平日里与哥哥嫂嫂一起干农活，我也总是沉默寡言。那时，我们农家子弟要跳出“农门”，读书考学是唯一的途径。

后来，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，我还是去补习了一年，但思想压力极大。补习一年能不能考上，完全没有把握。但不管怎样，再搏一回吧。第二次虽然预考顺利通过了，但高考的时候，还是以两分之差落榜了。这回我忍着巨大的痛，没有落泪。既然这条道走不通，就打转吧。既然“农门”跳不出就不跳了吧。

我决定在山旮旯里安静地呆一段时间。但两分之差的阴影却挥之不去。那是1987年。还没有“打工”这一说。

后来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去了乡“企业办”门市部当售货员。也算有了一份事情可做。一干就干到了现在。当然现在是自负盈亏，乡企业办也早散了。

那时我很珍惜这份工作，工作之余喜欢阅读、写作。日子过得非常充实。上高中时也渴望成为一名作家，能写好多好文章。走上社会之后，再也不谈理想了，追求的是做好本职工作，过好每一天，不让灵魂空虚。但那“两分”一直铭刻在心。我时常梦见高考，还在心里下决心：这回一定要好好考，考上大学就有一份好工作了。梦醒之后，还自嘲一番：算了吧，考得再好也于事无补了。

后来，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很多习作，也有一部分在报刊上发表了。这大大地鼓舞了我的士气，也丰富了我的生活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我还出了一本散文集。2018年，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省作协会员。

“两分”之痛已经成了我的精神财富。

父亲的鼓励

汪 亭

从小到大，我的兴趣一直非常广泛，性格也很要强，画画、书法、写作，必须样样出色才行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。

那年，高考临近，每次模拟考试，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垫底。压力让心高气傲的我无比沮丧，一度心灰意冷，以致不想参加高考。

周末，我逃回了家。在屋后的一块棉花地里，望见父亲站在棉丛中，拿着剪刀麻利地剪下棉花枝叶。衬衣被汗水浸透，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背上，我远远地注视着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。

一会儿，父亲弯腰用草绳把剪下的枝叶捆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我，顿时神情很惊讶，朝我大喊：“小子，咋回来了啊？”

我低着头，沉默不语，摆弄狗尾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。我实在不敢看父亲那被骄阳晒烤得如黑炭般的脸。父亲见我良久没有吱声，匆忙跑到我身旁，把自己头顶上的草帽摘下，扣在我的头上，关切地问：“是不是没有生活费了？”

我压低声音，快速地说了句：“我不参加高考了。”

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。原以为他会对我吼叫，甚至拿起棉花枝抽我一顿，可他却意外地轻声细语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仍然不敢抬头，兀自一五一十地把心事告诉了他。父亲顺势在我身旁坐下来，点燃了一根劣质香烟。沉默了好久后，他突然指着旁边的一捆棉花枝，憨笑地问我：“小子，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些枝叶剪下来吗？”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，心里也正纳闷。

父亲猛地吸了口香烟，很平静地说：“这些枝叶在棉树上，不但是多余的，而且还影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花。每株棉树有三五枝最好，这样所有的养分就会集中起来，结出许多饱满的花苞。所以，每年我都要剪掉一些多余的棉枝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静静站立在田间，若有所思。阵阵微风吹过，这片棉花，因为枝叶稀少，每枝都能摇曳弄姿，尽情享受着清风的抚摸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的心仿佛涌进一片阳光，透亮了许多。

第二天，我重新回到学校，将学习以外的兴趣抛下……那年八月，我收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如今，我一直铭记着父亲当年的那番话，他用朴实简单的务农经验告诉了我终身受益的生活哲学：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株棉树。当生活中各种枝叶繁茂地疯长时，应该立即有选择地剪去一些，让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关键的几枝上，用心地去浇灌栽培。这样，我们的“棉枝”，才能开出更饱满的花朵。人生亦如一株棉树，删繁就简方为真。

忆高考

杨龙乔

在我人生的路上，曾参加过三次高考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主要感觉是三个字：热、大、低。

热，即高考那几天，天气炎热，时间安排在七月的七、八、九日三天，正值三伏天，一年当中，天气最热的时候。一般人什么事都不干，坐在室内，豆大的汗滴都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，不停地用手帕擦汗，感到特难受。

考生在考场参考，考场没空调，连风扇都没有，高强度的脑力付出加上高温天气，汗水在考生的脸颊直淌，滴落在考卷上都顾不上用手或手帕擦一下，为的是节省几秒钟的时间。

大，即考生压力山大。那时存在比较严重的“三大差别”（即工农差别，城乡差别、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），广大的乡村和小县城的学生，如想改变命运，只有通过高考杀出重围。真是自古华山一条路，想要登顶窄又险。

众多学生拥挤在高考之路上，只想着如何通过，考生除了吃饭和睡觉外，都在刻苦学习。我和同寝室的同学王鸿杰相约凌晨四点起床，蹑手蹑脚地走出宿舍，到百米开外的公共厕所，忍着臭气，借光看书，直到天亮。在回宿舍洗漱的路上，围墙外村民家养的公鸡在喔喔喔地打着鸣，我在心里默念着：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”

考前模拟考试更是家常便饭，几乎天天都有，一旦考得不好，自信心大大受挫。多少人考前几天，因为压力，焦虑不安，深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，白天犯困打不起精神，拖着神经衰弱的身体，走进考场，有的没考多久，就晕倒在考场上，其成绩可想而知。

低，即录取率相当的低。先通过预考，刷下一大批人，根本没资格参加高考。通过预考参加高考的，也只有5%的比例能够被大中专院校录取，如果把没有通过预考的人数加进来，录取率只有2%左右。

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考，有许多农村考生从那一年开始参考，没考上，有的复读，有的重读高中，毕业再考，仍没考上，继续复读，直到1984年，我考上了，还有很多类似考生在坚持，后来不知道他们坚持到哪一年。

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情景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监考老师站在讲台上，在嘀嘀咕咕地念着考场纪律，我坐在教室里，心理特别紧张，手心出汗，心狂跳不止，仿佛要跳出胸膛。后来考卷发下来，我看了一下考卷，心才慢慢地平复下来。

我手上保存了一张于1983年参加高考的成绩单，考的是文科，我考了438分，在湖南，我落选了。但同期北京市文科的本科录取线是410分。当时是全国统考，全国一张卷。小时候我不听话，母亲打人时，常说一句话：恨铁不成钢。我呢，此刻恨己不为北京人呐！

1984年，我第三次参加高考，考的仍是文科，统考成绩471分，在湖南只上了大专分数线，后被省内一所专科学校录取。而同期北京市文科一本录取分数线为421分。难怪有人调侃：“北大是北京人的大学，我乃南蛮楚人，无缘无份啊！”

“高考”消得我憔悴，衣带渐宽终不悔。

三次高考，最大的收益是锤炼了我的意志，小时候爱哭，受点小委屈，动辄流眼泪。长大一点，能帮家里做点家务，不那么爱哭了。参加了三次高考，意志变得坚强。我的性格后来很执着，认定的事，九头牛也拉不回，这可能与参加三次高考有关。这件事还增添了我的勇气，在以后的生活中，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，也能坦然面对。

如今高考，我们那时代存在的困难，已基本解决。不过要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，压力多少会有一点。只要调整好心态，一切都能应付的。

备考微信群

吴 婷

妹妹今年参加高考。对门邻居阿姨过来串门，递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有一个微信群二维码。该群是家长围绕家中考生问题互相交流经验的备考交流群。阿姨的外孙今年也参加高考，听阿姨讲群里每晚七点到九点非常活跃，是大家互相交流的黄金时间。

儿子早恋、孙子情绪低落、女儿对爸妈懒得理睬等等，这些问题几乎每天都会在群里出现，家长们互相取经，寻求良方。

加入该微信群的第一天晚上，就有位妈妈连呼“求助”，一会儿，“疑问”的表情包接二连三地跳出来。这位妈妈快速写下一段话：“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可我家儿子竟然谈起恋爱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一位老爸回复道：“这位家长请勿紧张，当年我高三也恋爱了，后来我和女孩都考上了大学。其实，谈恋爱只要把握好分寸，不但不会影响学习，还能促使彼此专心备考。”

“反对！在高三恋爱的孩子，大都对学习失去了兴趣，如果不及时制止，可能导致孩子彻底放纵自己。”这是位保守派家长的观点。针对高三恋爱问题，群里的家长各抒己见。反对派和中立派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问楼主：“你是怎么知道你儿子恋爱的？”这位妈妈告诉我们，她是在整理儿子房间时，在枕头下看到儿子的日记本。随即，她把日记本里的内容摘抄了一些给大家看：“看不完的课本，做不完的试卷，让人麻木不已。但是只要看到她，我立马兴奋起来，好想每时每刻都能和她在一起。”字里行间，我只看出她儿子对一个女生心存爱慕。

于是，我赶紧劝这位家长不要担心，并提醒她千万不能小题大做，不要直接和儿子谈论此事。否则，一旦让孩子知道自己妈妈随便翻看自己日记，必然引起他的反感，从而影响高考。我的建议得到群里家长一致认同。

在家长备考微信群里围观多日之后，我发现群里的家长大致分为四种。第一种放任自流型，只保障孩子的三餐营养饮食，不干涉其学习，我便属于这类家长；第二种弄巧成拙型，本想给孩子营造安静舒适的复习环境，但经常草木皆兵，反倒使孩子紧张烦躁；第三种分秒必争型，孩子刚回家就督促孩子去书房看书复习，彼此之间几乎不交流。第四种望子成龙型，时常在孩子跟前唠叨，希望他好好复习，考取好大学。

在群里，各路家长集思广益，相互探讨分析各自备考的经验和不足。这个备考微信群，既让各位孤军奋战的家长形成了备考联盟，也让紧张困惑的家长们更加理性地和孩子一起备考。